

## 第四章 发现

1

吾主之年 1339 年，11 月。

鲁德伽在随从们的陪同下从低地地区的战场归来，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凯旋的喜悦，反倒是布满愁云。以路西昂和艾耶夫妇为首的村民欢天喜地地庆贺鲁德伽平安归来。然而，即使得以和久未谋面的亲人和熟人相见，鲁德伽的心情依然异常沉重。

村民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在宴席上，众人请求鲁德伽讲讲他在战斗中的英勇事迹，但鲁德伽却闭口不提，只是稍微敷衍了几句。待宴会结束后，自家人坐在一起把酒畅谈时，鲁德伽终于忧心忡忡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这次的战祸实在太惨烈……我已经麻木了。”

鲁德伽跟随以主君鲁普莱希特为首的东弗里斯兰骑士团出征，前往低地地区为英王爱德华三世助阵。这已是一年半前的事情。

## 风之邦，星之渚

爱德华三世借口帮助低地各诸侯摆脱法兰西国王的专横统治而挑起战端，实则对法兰西的领土觊觎已久，妄图一口将其吞下。低地的诸侯们虽然清楚他的野心，却仍然加入他的阵营与法军作战，理由是英王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军费。

而应战一侧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则有些消极。即便对方已经宣战，甚至已在低地地区登陆，他也依然没有要积极迎击的打算。

针对法兰西国王的消极态度，英格兰一方不断壮大己方的军队，并在低地地区来回游弋，反复袭击附近的城市，试图引蛇出洞。

但法兰西国王没有上当，只是命令法军与英军保持一定距离，牵制其行动。

气恼而无奈的爱德华三世随即下了决战书。腓力六世接受了决战书，并派人回信，定下了决战的日期和时间。然而，当爱德华三世率大军列阵于指定的战场时，法军却始终没有现身，让英军空等一场。

在冬季的寒风中，这样的情景重复了两次，临时拼凑起来的英军斗志大减。低地诸侯们不愿再这样徒劳地耗下去，纷纷拒绝继续出兵。英军最终不得不解散军队。

这是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事。想到这里，鲁德伽不禁回忆起战场上的许多痛苦经历。

“这次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年半，却从头到尾没打过一次像样的大会战。面对这种无聊透顶的战斗，骑士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掠夺进行得很激烈吧？”

“嗯，我杀了很多人。”鲁德伽点了点头，眼神变得异常暗淡。

在这个时代里，由战争引起的掠夺被视为天经地义。实际上，掠夺本身就是战争的其中一个目的。袭击城镇和村庄，掠夺财富和粮食，极尽所能地破坏和征服，这就是战争。教会当然会劝说战争双方对俘虏施与慈悲，但优待的对象仅限于被万能的主赐予尊贵身份之人。像士兵和

农民这种被主的恩宠遗忘的人，则无法获得任何怜悯。

鲁德伽作为掠夺一方的成员，奉主君之命参战，自然也加入了掠夺的行列。他们响应以主之名下达的命令，行军、攻城、突击、破坏。刺翻骑士，砍倒士兵，屠杀农夫。奥利格力、克雷西、圣马丁——鲁德伽和掠夺者们一道占领这些繁华的城镇，冲进气派的宅邸，抢夺目之所及的所有财物。他将战利品献给主君，并留下一部分让随从送回雷兹司芬特。

鲁德伽在战斗和抢掠中身先士卒，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还乐在其中。他认为自己本不是什么圣人君子，在抢夺他人财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愉悦也无可厚非，何况还能得到主君的褒赏，并为故乡增添光彩。

然而，当同样的惨剧接二连三地上演后，鲁德伽对掠夺的兴趣急剧消失。起初，他还听从主君的命令，打着为英王爱德华三世助阵为名征战、掠夺。可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意识到那只不过是掠夺找的借口。但他奉命参战，所以也不能因一己之恶便退出战斗和掠夺。

因为贵族不得要领的胡乱指挥，无辜者被恶作剧般杀害。每当这个想法涌上心头，鲁德伽便无法继续埋头于残酷的战斗和掠夺中。到最后，他的脑袋里只想着如何在不受责备的前提下尽量偷工减料，草草地结束掠夺。

“这简直是场令人心情沉重的战争。”

“兄长，请不要沮丧，战争中任谁都要那样做。而且，兄长送回来的战利品派上了大用场。”

“不要安慰我，路西昂。倘若你真的理解我，就应该用轻蔑的眼神和语言责骂我。那样的话，我的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我怎么会责骂兄长呢！与其他人相比，兄长要善良得多啊。我听厄鲁斯说，兄长曾三次放走了女人和孩子。”

“厄鲁斯对你说的吗？我就知道，那家伙对我的作法不满，一直喋

## 风之邦，星之渚

喋不休地抱怨。”

不仅是厄鲁斯，一同作战的士兵都觉得鲁德伽的行为不可思议，甚至送给他“伪善者”的蔑称。想到这些，鲁德伽不禁苦笑起来。

鲁德伽之所以那样做，只是想在面对良心的拷问时不至于哑口无言。他不仅不杀女人和孩子，甚至对他们秋毫无犯。他的行为立刻被同一战场上的本方将士得知。鲁普莱希特大人认可掠夺行为，因此其他的骑士都激励属下士兵竞相杀戮，只有鲁德伽并未把伯爵的意思放在心上。鲁德伽的父亲勃鲁弗拉姆和兄长福斯亦同在军中，他们也是奉鲁普莱希特的命令前来参战。而且福斯在两年前已经结了婚。

倘若鲁德伽在战场上碰了别的女人，这消息定会传到已成为福斯妻子的埃蒙托尔蒂耳中。这是鲁德伽最不愿发生的事，因为他的心里还牵挂着曾经的恋人。

然而鲁德伽并未将这些缘由告诉路西昂，只是不住地摇着头。

“我施与他们的慈悲其实也没多大意义。白天刚被我放走的女人，傍晚便成为我眼前的一具尸体。”

“就算只救了一个人，那也是不小的功德。”

“是么？胆小鬼、叛教者——用这些恶毒的称呼来羞辱我的人可不少。”

“他们没有资格骂兄长，他们无法像兄长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村子，甚至是未来的城市。”路西昂说着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鲁德伽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头。“兄长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平安还乡。欢迎您的归来，我现在将这个村子的管理权交还给您。”

鲁德伽抬头看了看弟弟的脸庞，然后慢慢地环视室内的情况。这是路西昂盖的新房，众人围坐在桌边，脸庞被壁炉的火光照得泛起红晕。

村长纳科尔稳健地治理着人口已逾三百的雷兹司芬特，并领导村民建立自治组织；阿隆佐神父耐心地听取村民的忏悔和烦恼，主持每天的

仪式，已成为村子里不可或缺的人物；长老格林虽已从一线隐退，但仍凭借其曾经身为骑士的作战经验担任雷兹司芬特守卫长一职。

还有代替鲁德伽坐镇雷兹司芬特的路西昂。虽然只是个小村子，但对于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是一副重担。鲁德伽紧紧握住路西昂的手，对他点头赞许。“我得感谢你这段时间替我守护村子。还有在场的各位，我同样感谢你们对村子的付出。”

屋里的众人静静地向鲁德伽还礼。晚秋的这一日，雷兹司芬特再次回到了它原先的主人手中。

深夜的住所中，谈话依然在继续。

“既然兄长已归来，那么战事也该结束了吧？”

“不，双方恐怕只是暂时休战。英格兰国王此时仍滞留在低地地区，正为筹集军费四下奔走。大概待天气转暖之时，他又会挑起战事。”

“还要打仗吗？这就麻烦了。那位国王还真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啊。我听说他由于过度征税遭到本国议会的严厉指责，试图从商人那里融资的计划也进展缓慢。”

“你知道得很详细嘛，路西昂。”鲁德伽由衷地佩服路西昂对局势的清楚掌握。

路西昂露出微笑。“我也有自己的门路嘛。”

“不错，这样很好。”

“要是开春后还要继续打仗……兄长也得参战？”路西昂担心地询问。

这回轮到鲁德伽微笑起来。“根据情势的发展可能会再去参战。不过那样一来，雷兹司芬特将难以为继。康丁根城倒是有管家和孔拉尔德兄长留守，但能够承担留守雷兹司芬特的大任且身份合适的人少之又少。”

“这么说下次战斗兄长可以不去了？”路西昂的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 风之邦，星之渚

鲁德伽谨慎地抑制着笑容说道：“嗯。不过有附加条件。”

“附加条件？”

“为来年的出兵筹备军粮。鲁普莱希特大人答应我，倘若我能筹集足够的军粮作为交换条件，那么他可以免除我和随从的兵役。”

“那……到底要多少粮食呢？”

“足够东弗里斯兰伯爵派遣的总兵力，也就是大约五百人吃三个月的粮食。”

“五百人……”

路西昂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也难怪，毕竟这个村子的总人口都没有那么多。

自前段时间以来，雷兹司芬特开始将河对岸的土地无偿租借给移居此处的人们开垦和耕作。但时间还不到一年，收获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仅够供给村子的新增人口。

倘若献上五百名士兵三个月的兵粮，无异于将整个村子榨干。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没错。所以说，鲁普莱希特大人并不想让我们提供粮食，他其实是逼着我明年继续随他奔赴战场。”

路西昂缓缓地点了点头，看来他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一开始就料到我们不可能办到。”

“不错。不过这回不巧，我没有理由再让他的算计得逞。”

“但那可要惹怒鲁普莱希特大人啊。”

“路西昂，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对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拥有一个守备坚固且时刻盼望着能够返回的故乡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鲁德伽闭上双眼，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战场上的景象。喜悦和荣誉背后隐藏着暴力、崩溃、哀叹、愤怒、混乱、绝望，还有尸体与精神的腐

败和风化。

在那只剩下明亮阳光的夏日天空下，在那一望无际的只有草和泥的沼泽中，他看到一对兄妹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前行。他们的表情异常认真，似乎坚信着只要继续走下去，就一定能找到一处安身之所。

鲁德伽与他们擦身而过。他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残酷的事实：前方除了废墟之外什么也没有。

“能够来到这里生活，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要尽我所能保护这片土地。”

阿隆佐神父和格林相互看着对方，平静地点了点头。

“鲁德伽大人，您还是没怎么变啊。”格林说。

“还是个怪人对吧。而且越来越怪。”鲁德伽在长辈们面前说出这话，逗得他们都微笑起来。

路西昂继续问道：“兄长已经想好了筹集军粮的具体办法吗？”

“既然这里没有，就只能想法去别处弄了。我计划派人到附近去探查余粮的情况。现在刚刚收了粮食，应该会有剩余。”

“即便找到余粮……恐怕也不好弄到手吧。因为战争的缘故，物价涨得飞快。”

鲁德伽看着路西昂，伸手摸了摸他那头发蓬乱的脑袋。“别担心。我说过，只要我回来了，事情就有解决的办法。包在我身上吧！”

路西昂终于放下心来。其他人也都点头同意由鲁德伽全权负责筹措军粮一事。

看到大家都表示同意，鲁德伽觉得自己也是时候回到那个地方了。

黎明将至时分，鲁德伽离开已经安静下来的屋子，朝村中走去。在他前往战场前，雷兹司芬特还只是个规模有限的小村落。而现在他发现，村中各处都星星点点地建起了像样的住宅。连通东西的桥梁也已拓宽到

## 风之邦，星之渚

能供马车通过，桥头的关卡也安排了守卫日夜值守。

鲁德伽感觉到村子正在慢慢向城镇发展，心中涌起一阵平静的喜悦。

他钻进沙洲中部茂密的树林，朝深处走去。林中一片漆黑，让人分不清色彩。不过，当他来到罗马的古泉时，虽然周围没有光亮，他却能隐约看见泉水的轮廓。他下到泉边的沙地上，呼唤雷兹：“雷兹，我回来了。”

没过多久，泉水正中间传来物体出水的声音，鲁德伽感到那熟悉的气息正在靠近。当他看到从水中站起来的身影时，他立刻叫道：“雷兹……”

一丝不挂的少女莞尔一笑，向欲言又止的鲁德伽发出抱怨：“人家刚起床。等我收拾好了再过来。”

“啊，抱歉。”

虽然鲁德伽完全感觉不到这个少女与自己性别不同，但一直盯着人家看也不妥，于是他转过身去。背后响起衣服摩擦的声音，马上便传来一声“穿好了”。鲁德伽又转过来看着雷兹，重新向她打招呼：“我平安回来了，雷兹。”

“嗯，你终于回来了，骑士。”身材苗条的雷兹穿着男式的紧身裤和内衣，边绑头发边回答道。

“我庆幸能平安回来见到你。我不在的这一年半里发生过什么变故吗？”

“没什么大事儿。你弟弟干得很不错。村子的人口不断增长，纠纷也多了起来。此外还发生过几次战斗，就这些。”

“战斗？”

“盘踞在小岛上的海盗来骚扰过几次。”雷兹指着北方的大海说道。

鲁德伽顿觉心中一紧，听雷兹说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才稍稍安心。

“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吧？”

“啊，那时候没有。今年就说不清楚了。”

“何出此言？”

“与其说那些海盗觊觎雷兹司芬特的财富，不如说他们是饿慌了才来袭击村子的。何况今年的收成与去年相比……”

雷兹的话让鲁德伽陷入沉思。今年的收成算不上很好，又遇上大规模的战争。不管海盗靠什么生活，他们的日子恐怕不见得比去年好过。

“嗯……必须对海盗的动向加以警惕。”

“不过，雷兹司芬特遇到的灾难充其量也就那么回事，倒是你在战场的这一年半更加辛苦吧。”

“说得你好像一直在看着我一样。”

“你觉得我没有一直看着你吗？”

看到雷兹仰起的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鲁德伽变得有些迷惑。“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战场上不是经常看到蛇和乌鸦吗？哼哼，算啦，脑袋迟钝才是你的本色嘛。”

“不懂你的意思……”

鲁德伽目不转睛地盯着雷兹，而她只是若有所指似的笑着，也不说话。

2

处理完雷兹司芬特的杂事后，鲁德伽从村民中选出五位贤能之人，早早地启程前往不来梅。不来梅离威悉河入海口不远，乃西北德第二大城市。由于海上和内陆的人员和物资都得通过这里中转，港内停泊了众多的船只，并建有大量仓库，还拥有常设的集市。城内不仅有天主教的大教堂，还有其他各城市设立的办事处，总人口据称已超过一万。

一行人到达城内时，鲁德伽不禁暗自思忖：和我们那老鼠般大小的村子比起来，这简直就是一头大象。

## 风之邦，星之渚

光是在广场上驻足片刻所看到的人数，就已超过雷兹司芬特全村的居民数量。

一行人在便宜的旅馆安顿好后，便前往交易所和商人聚集的地方打探消息。骑士一般都不擅长与商人打交道，但鲁德伽在这些方面却很老到，谁叫他修行的时候总是被派去为鲁普莱希特大人买卖商品呢。虽然准确地说，他那时也只是跟在老师海因修斯身边打下手，不过当时的经验现在的确派上了大用场。

然后，鲁德伽锁定了不来梅附近可能有余粮的几个村子，派遣随他前来的五人前去各村收购。一行人其实并未带够货款，只随身带着少量用于取得对方信任的现金，以及印有东弗里斯兰伯爵印鉴的书信。倘若鲁德伽到时候付不出货款，那些商人必定会去找伯爵要钱。不过鲁德伽认为，即使让主君背负这点程度的危险，自己也应该不会受到惩罚。

送走五人后，鲁德伽开始在城内转悠，寻找有意卖粮的商人。

不过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事态严重。

城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卖家。

不仅是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类谷物，就连批发腌鱼、腌肉和啤酒、水果的商人也一个都没找到。不管是去商人集中的交易所，还是去各大诸侯的办事处，只要鲁德伽一提要买粮食，对方都会冷淡地摇头拒绝。

他们的回答很干脆：“我们是汉萨同盟的加盟成员。想要粮食的话直接去找汉萨同盟的商人购买。”

汉萨同盟——这便是矗立在鲁德伽面前的那堵高墙的名字。

鲁德伽对汉萨同盟的存在并非一无所知，只不过迄今为止，他跟着老师做过的交易都仅限于为主君采购少量贵重商品，和汉萨同盟还未起过冲突。所以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意识到该同盟的势力之大。

所谓汉萨同盟，其实是由支配德意志海洋的商人组成的联合体。

以力量最强的吕贝克市为首，许多自治城市中都分布着汉萨同盟的

商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商船，稳定地从事着需求量巨大的日用品交易，而非局限于买家极少的奢侈品。该同盟的影响范围东至位于乌拉尔山脉以北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国，西至英格兰与法兰西争斗的最前线——佛兰德斯地区。

汉萨同盟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从各地的诸侯和君主手中获得了商品的独占经营权。他们排除异己，限制商品只能在同盟商人间流通，从而抬高价格，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这些商人最擅长的就是连接北欧东西两端的远距离贸易。他们收购东边波罗的海沿岸出产的小麦和木材，运至西边的佛兰德斯批售；再从佛兰德斯买入毛织品，将其运到东方诸国售卖。

这跟鲁德伽的计划不谋而合。商人不同他做生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靠贸易谋生，绝不可能将自己的生意让给鲁德伽做。

鲁德伽回到作为据点的便宜旅馆中，边唾舌边愤愤地说道：“可恶！要是从汉萨同盟那里买粮食，雷兹司芬特三年的收成都将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这条路绝不能走。”

“您也不想想，英格兰国王现阶段也在大量购入粮食，我们怎能斗得过财大气粗的国王呢？”同行的厄鲁斯声音阴沉地说道，说完又马上敷衍一句，“啊，还不能这么早就死心，毕竟派出去买粮的五个人都还没回来。”

“是啊，暂时等等他们的消息吧。”

鲁德伽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无奈地等着他们回来。

数日后，前往近郊的维格萨克和代尔门霍斯特的使者回到旅馆。但当他们见到鲁德伽时，都沮丧地低着头。四天后，被派往二十英里之外的奥尔登堡的最后一名使者同样空手而归。

面对心神不安的众人，鲁德伽振奋精神安慰他们：“别担心，我还有其他门路。你们不在的这些日子，我已经开始和商人进行交涉了。”

## 风之邦，星之渚

待他们都安心之后，鲁德伽便让他们先行返回雷兹司芬特。但鲁德伽的内心此时相当焦躁。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只有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了。比如对估计有余粮的地方进行远征，靠武力抢夺粮食。然而那样做的话，村子的信誉定会一落千丈，以后也很难再同其他村子或领主进行交易。

“难道只能孤注一掷了吗……”

正在鲁德伽苦苦思索到底是该采取非常手段，还是就此放弃，明年老老实实继续出征时，他突然听到厄鲁斯似乎有话想说：“主人……”

“你想说什么，厄鲁斯？”

鲁德伽抬起头，发现小个儿仆从的脸对着自己，眼睛却看着上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从未见过厄鲁斯露出这样的表情。在鲁德伽眼里，他从来都只是个常常嘲笑别人、不在乎别人看法的家伙。自从三年前发誓效忠鲁德伽之后，厄鲁斯从未做出背叛之举，一直勤勤恳恳地为鲁德伽效劳，并和他一同经历战火，穿越生死线。

“那个，嘿嘿。”

“怎么了，有什么法子就说来听听。扭扭捏捏可不是你的作风。”

“那好，既然主人让我说……其实我来到不来梅之后，和以前的伙伴们见了面。”

还没等他说完，鲁德伽立马站起来拔出剑，整个身子都在蓄力，摆好刺激的架势。

厄鲁斯曾经是兄长派到他身边的奸细。他并非农夫出身，曾是德意志骑士团的成员。可以说他的本来职业是骑士。

在这种时间和地点与以前的同伴相会，莫非他又要背叛？

但是厄鲁斯被鲁德伽的反应吓了一跳，赶紧慌忙辩解：“不，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发誓，我绝不会背叛主人的。”

“好，那你倒是说说。身为我的手下却跑去私会以前的主子，这难

免让人产生怀疑。”

“我说了，不是您想的那么回事！我要说的事和骑士团的副业有关。”

“副业？”

“您就听我讲讲吧。”

“说。”

“骑士团也会卖兵粮。”

厄鲁斯的讲述围绕着兵粮展开。德意志骑士团的成员原本都是参加十字军东征后活下来的骑士。为了供养人数日益膨胀的军团，他们前往德意志东部的未开垦地带，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骑士国家<sup>1</sup>。多年后，那里成为了丰穰的粮仓地区，以至于大量的余粮被不断积攒下来。从那时起，出售余粮便成了骑士团的副业。

“现在，那边负责卖粮的代理人刚好也来到不来梅。不知主人是否有意与他见上一面？”

“你会有什么企图吧？”

“我要是有什么企图，早就趁机逃跑了。要不是那个女人……”

说完这句，厄鲁斯立刻胆怯地看了看四周。鲁德伽相信了他的话。

由厄鲁斯带路，鲁德伽穿过不来梅的居民区，来到了另一个小旅馆。厄鲁斯边敲门边说了暗语，然后他们被领到一间光线昏暗又狭窄的房间内。

房中有一个男的，鲁德伽很难看出他的年龄。他穿着没有镶边的上衣和紧身裤，那副打扮不像个商人，倒像个学者。虽然他的身体并不强壮，

---

1 即条顿骑士团国，由条顿骑士团在征服普鲁士地区和古普鲁士人后于1224年建立，信仰罗马天主教。至1404年，骑士团国的领土已涵盖整个波罗的海东岸与南岸，成为了东北欧的霸主。1525年宗教革命中，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改从新教，建立普鲁士公国。

## 风之邦，星之渚

但眼光炯炯有神，看上去周身洋溢着一种理性的健康。

厄鲁斯站在两人之间向双方引见。“主人，这位是骑士团的书记官布鲁诺·京格尔。京格尔大人，这位是雷兹司芬特的地方官，鲁德伽·费津豪森大人。”

“你好。”

“幸会。”

厄鲁斯在他的介绍中更加强调了鲁德伽的身份。也许是出于尊重吧，只见京格尔立刻站起来，笑着请鲁德伽入座。鲁德伽随即接受了他的好意。

京格尔走到鲁德伽对面的床头坐下，然后率先挑起了话头：“欢迎您，鲁德伽大人，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听厄鲁斯说您想订购兵粮，不知可有此事？”

“正是。五百名士兵三个月的兵粮，也就是一千二百蒲式耳<sup>1</sup>（约二十五吨）谷物，以及相同重量的腌肉和腌鱼，来年四月前交货。”

“一千二百蒲式耳……换算成船载货物计量的话，大概有十四个拉斯特哟。”

“能搞到手吗？”

“呵呵，要多少有多少。”

“价钱呢？”

“这个嘛——”

只见京格尔掰着手指若无其事地算了算，然后便向鲁德伽报了价。鲁德伽大为吃惊，这也太便宜了吧，竟然只有汉萨同盟批发价的三分之一，比鲁德伽估计价格还便宜了一半。

“这么便宜？不是开玩笑吧。先说清楚，我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

---

1 一蒲式耳在英国等于八加仑，相当于 36.368 公升。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 35.238 公升。

明年夏天之后再付清货款。”

“是想等消耗兵粮的军队取得战果之后再支付吧。那也无妨。”京格尔镇定地点头答应。

鲁德伽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然后慢慢说道：“那，说说你们的条件吧。这么便宜，肯定有什么附加条件吧？”

“您真是快人快语，那我也直话直说了。”京格尔脸上堆起笑容，轻轻咳了几下，然后说道，“首先，我们的交易是非法的。德意志骑士团的核心成员对这笔交易并不知情，汉萨同盟那边也是一样。要是被任何一方知道，所有交易会立即遭到没收，这笔生意只能泡汤。”

“也就是黑市买卖，对吧？”

“德意志骑士团的领地和组织都很庞大。面对汉萨同盟的商业垄断，仅靠团长手下的那几个人根本卖不出多少东西，所以积压了不少存货，也就是准备卖给您的那些。”

“你们的派系纷争看来也很激烈啊。”

京格尔眯起眼睛。虽然他在笑，但鲁德伽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善意的笑容。“您对黑市交易的东西有成见吗？”

“没有……而且我对你们骑士团内部的纷争也毫无兴趣。只要能保质保量供货，我不会纠结货物的来源。”

“感谢您的理解。有些客人是虔诚的教徒，对商品的来历非常在意……”

“我可没有那么虔诚。”

看到鲁德伽耸耸肩，表示完全不在意，京格尔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外还有一条，也是这次交易能否重点，我就直说了。”

“请讲。”

“交货地点将选在但泽<sup>1</sup>的码头。”

“但泽……”鲁德伽花了两三秒才搞清楚对方说的是哪里。只见他咔嚓一声猛地踹开椅子站起来，一把揪住京格尔的领子。“你在拿我寻开心是吧！”

“怎么会……我说的都是实话。”

“主人，主人！”

厄鲁斯慌忙上前制止，鲁德伽这才将京格尔一把推到床上，然后不屑地说道：“你要是真想做买卖，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这事儿。现在你还让我怎么和你谈下去，嗯？”

“要是我一开始就告诉您的话……呵呵，您肯定转身就走了呀。”

京格尔一边咳嗽一边辩解。鲁德伽死死地盯着他的脸，心头的怒火慢慢平息下去。他发现京格尔的笑容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丝焦虑。

“这就是我们的货物会如此便宜的理由。这种理由我也只敢和您这样的买家说。我们在日德兰半岛东面五百英里的但泽港里有大量粮食存货。由于附近的流通渠道都被汉萨同盟牢牢掌控，我们即使想卖也卖不出去。”

“五百英里……”

从雷兹司芬特到位于低地地区的战场有三百英里的路程。要从比这距离还远得多的地方运粮回去，那简直是在说笑。陆路首先没有讨论的价值，海路也不可能。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碰到重重制约，他们也不会跑这么远来寻找买家。

“怎么样，买不买？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免费赠送船员来回的粮

---

1 今波兰格但斯克，为波兰北部沿海最大的城市和海港。从13世纪起，这里便与荷兰、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

食和饮用水。不过运货的船您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京格尔的话中略带讽刺。鲁德伽伸手示意，他立刻闭上嘴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鲁德伽的决定。

有货却卖不出，他们想必也很焦虑吧。不过就算货物再便宜，弄不回家也是白搭。鲁德伽声称待他回去考虑考虑，然后便向他告辞。

鲁德伽郁闷地回到雷兹司芬特，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番意外的景象。只见众多村民来回奔走，在沙洲四围围起防护栅栏。桥头上也站着全副武装的男村民，正在仔细地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

鲁德伽刚走到桥头，他们便一股脑儿围了上来。

“鲁德伽大人，您终于回来了！”

“哦，弗里茨，还有哈恩。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昨天，海盗来袭击村子了。他们放火烧了旅店，火到现在还没扑灭。”弗里茨指着背后的天空，只见远处正冒着一股薄薄的烟雾。

“怎么会这样！有人受伤吗？”

“只有比绍夫和木匠赫科尔不幸遇难。不过……”

“不过什么？”

“孩子被抓走了。”

“什么……”

鲁德伽紧咬牙关，气愤难当。

3

康丁根城的晚餐上，勃鲁弗拉姆切开烤肉分给家人，然后自己尝了一片，不由得点头赞许：“味道太棒了！”

“的确太棒了。香极了。”次子孔拉尔德赞成父亲的评价，接二连三地拈起肉片送入嘴中。

“简直无可挑剔，福斯。”勃鲁弗拉姆又说道。

“嗯。”长子点头应和。

“这肉是怎么做的。你哪来那么多钱买香料？”勃鲁弗拉姆继续说道。

“就是，这上面洒了不少香料啊。”孔拉尔德说，“买的？”

“自己种的。”

“是吗，有一手啊。”勃鲁弗拉姆的视线从福斯身边擦过，投向坐在他身旁的女人。“你娶了个贤惠的妻子啊，福斯。”

“谢谢父亲的夸奖。”福斯四平八稳地点头致谢。他是个行为端正的男人，连手指拈肉的动作也那么优雅。

坐在他身旁的是他十八岁的年轻妻子。她也和丈夫一样，正在优雅地品尝着烤肉。除了指尖上的一小块地方外，她的手指没有粘上一丁点儿肉汁。

在埃蒙托尔蒂嫁到这里的一年多时间里，这样的场面已经反复上演了多次。她吩咐侍女们打下手，狠下工夫烹制佳肴，力争不在这方面输给其他任何一位贵妇人。此外，她还用灵巧的双手缝制衣物，指挥园艺师修整庭院。每一次，她都会受到勃鲁弗拉姆的极力赞许。

而赞许之后，他总是不忘加上这么一句：“要是能生个胖小子，那就完美了。”

“父亲说的没错！”福斯狠狠地点了点头。

“实在抱歉。”埃蒙托尔蒂老实地低下头，按住胸口处。

待晚餐完毕，二人回到卧室之后，福斯的态度骤然一变。“可恶！死老头子，又提这件事。可恶，可恶！”

他抓起妻子的手腕一把将她推到床上，然后剥掉她的衣服。埃蒙托尔蒂闭上眼睛任由他摆布。福斯正在解开裙带的手突然慢了下来。他的声音则变得愈发焦躁和严厉。“喂，埃蒙托尔蒂。你这个不争气的女人！”

没有回答。

“回我的话。你是木偶吗？你是从石头还是树里面生出来的女人吗？”

依然没有回答。

“你给我认真点！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不配合……”

埃蒙托尔蒂瞟了福斯一眼，用毫无感情的声音答道：“对不起。”

“不准你道歉。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与其向我道歉百万回，不如向我敞开一次心扉！”

埃蒙托尔蒂将视线移开，低声说道：“只要是我能做的，我都会满足你。”

“你能做的？！”福斯一把揪起她那长长的黑发，凑近埃蒙托尔蒂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庞，在她耳边低声耳语，仿佛要将诅咒灌进她的脑子里一样，“你这个嘴硬的女人，木偶，石女……你不要把你的丈夫当成傻子耍弄！给我适可而止！像你这种无法生育的女人，我可以立刻结束你的性命。”

“您要是乐意，就请您动手吧。”

“你！”福斯狂暴地扯着埃蒙托尔蒂的头发将她一把甩开。

埃蒙托尔蒂从床上滚落，肩头撞到地面。她将身子缩成一团，摀着胸口，开始低声吟诵祷文：“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住口！”厉声斥责的福斯突然将视线锁定到埃蒙托尔蒂的胸前，“那是什么？给我！”

埃蒙托尔蒂身子一震，不由得缩得更紧。

“哦？”

福斯对她那意外的反应产生了兴趣：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夺走她的什么，她都不会抵抗的女人，现在却似乎想要保护那个东西。福斯将手伸到她胸前掏了掏，发现那是个木雕的小盒子，里

## 风之邦，星之渚

面装着一枚卵形饰品。他心想那玩意儿应该只不过是个便宜的驱魔护符。

“给我！”

“不行。”

“那种地摊货很珍贵吗？”

“放开！”

埃蒙托尔蒂用尽浑身力气抵抗，她的这一举动反而点燃了男人的施虐心。只见福斯将她那细瘦的身子用力按到地上，强行将木盒抢到手中。

他将木盒举到烛台边打开，发现里面是一枚光芒耀眼的蓝色结晶。

“哦……”

“还给我！那东西非常珍贵！”

福斯无视埃蒙托尔蒂的痛苦叫喊，用手去触摸那枚蓝色的卵。

就在这时，一种从未听到过的高亢的声音突然响起。声音之大，几乎震破了他的鼓膜。

叮……

声音是那枚卵发出的，宛如尖利的钢针般从耳朵一直刺进脑髓，令人感到无比恐惧。埃蒙托尔蒂惊叫一声，立刻将身体抱成一团。福斯强忍着刺耳的声音，用手帕将卵包了好几层。

即便如此，那声音依然没有减弱的势头，反而穿透手帕源源不断地渗进人体内。一直拿着那枚卵的福斯此刻似乎感到他的骨头都在颤抖，浑身疼痛不已。

“混蛋，这是什么？”

福斯再也无法忍耐，一把将卵扔了出去。那枚卵摔到地板上，砸出清脆而悠长的声音。埃蒙托尔蒂一下子飞扑上去，将那枚卵紧紧握在手中。

这时，那种刺耳的声音突然不可思议地消失了。

“那……那是什么东西……”

埃蒙托尔蒂将那枚卵藏在怀中，并未理会福斯。